

琴台 彥火

文學盛會

九月號《明報月刊》附冊《明月》策劃了一個本港文學獎的特輯：《綜論香港的文學獎》。

綜觀本港文學獎，在國際文壇較具影響力是「紅樓夢獎：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」，兩年一屆，由二零零五年開始。

談到海外的華文文學獎，馬來西亞《星洲日報》主辦的「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」，在華人社會影響最大。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是於二零零一年開始舉辦的，兩年一屆，今年是第九屆。

已獲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的作家包括王安憶、陳映真、西西、楊牧、蕭華苓、王文興、閻連科、余光中。本屆(第九屆)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頒給了著名小說作家白先勇。

從地域而言，海峽兩岸的作家獲獎最多，香港只有一位西西。嚴格來說，楊牧與白先勇都是美國華人作家。

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的架構，原來是仿照諾貝爾文學獎的編制。

二零零一年，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工委組成十八位終審評判，包括美國地區的張錯、王德威、李歐梵；香港地區的鄭樹森、劉再復、潘耀明(彥火)、黃子平；中國內地的李銳、劉心武、王安憶、王蒙、陳思和；台灣地區的余光中、楊牧、焦桐、李爽學、平路，以及馬來西亞的傅承得。筆者也忝忝末座。

由十八位終審評審再產生五人常務小組，由常務小組提出候選名單，再由十八位評判投票，以票數最多的一位獲獎。與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不同的是，前者常務委員是遴選的，不是常設不變的。

此外，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是一百萬美元，「花蹤」是一萬美元。「花蹤」後來改變做法，原來的終審評審以顧問形式出現，實際評選則由世界華文媒體集團旗下的傳媒負責人擔當

評委。換言之，除世界華文媒體集團旗下的馬來西亞傳媒，以《星洲日報》為主，包括大馬的《南洋商報》、《光明日報》、《中國報》等，此外，涵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旗下的香港傳媒，如《明報》、《明報月刊》、《亞洲週刊》等傳媒機構，作為合辦機構。

上一屆得主余光中、本屆得主白先勇的獲獎，就是在這新架構中誕生的。這兩屆獲獎者都由大會指定由我發表讚詞。

每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，作為創辦人、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親自出席並致辭。這一屆他因身體欠恙，由其千金張聰代為致辭。

這篇致辭稿，甚為感人。茲擇如下：「兩年一度的花季，依然芬芳絢爛，依然花開處處。其中最讓人感動和難能可貴的，是國內外的作家、文學愛好者們，從四方八面趕來，共赴、體驗、見證和支援這場溫馨和激情的文學饗宴。從第一屆的飄洋過海，披荊斬棘，一直到今天的主題：回家，我們走過二十八年的路。而花蹤文學獎始終是《星洲日報》最深情、也是最真情經營的文學活動。每一次的重聚，都令我們激情飛揚。」

張曉卿充滿詩意地道：「在文化的征途中，我們已看到了東方文明像太陽一樣正在冉冉升起。文藝的帆，又一次搖曳地飄盪起來了。」這真是一個文學的盛會！（說「花蹤」之一）



作者(左一)與一眾嘉賓祝賀白先勇(左四)獲得第九屆「世界華文文學獎」。 作者提供

天言 楊天命

世界級的八字

「世界第一」這樣的標誌性詞語，代表着一個領域的最高水準、最高榮譽。那麼，有沒有天生就是「世界級」的八字呢？所謂世界級的命格，代表此人容易聞名世界，甚至流傳千秋萬世。如此難得一見的八字，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。

首先是整體格局出色，例如天生為官印格、煞印格、傷官生財格等等。其次，則是出生日子的日元要旺，代表此人有鬥志、毅力。他們行事絕非三分鐘熱度，而會不停向目標進發。這也解釋了「後天努力」的重要性，一些人空有天賦，未能好好珍惜，因懶散或甚自卑裹足不前，錯過原本能夠站在世界頂峰的機會。相反，真正最終能突圍而出的，則是那些願意堅持、相信自我的人。

第三點則是出生年天干的字為用神，是天賦的體現，代表此人從小擁有的特質，通過後天的學習、堅持和發展，能逐漸影響世界。例如，若此人出生年天干的

格局為財星，那麼他將會在經濟方面呼風喚雨，所作所為將在金融世界引起牽連甚廣的反應；如果是七殺星，則對世界有生殺大權；如果是傷官星，則此人手下的藝術、表演、創作作品會揚名世界。

若放眼現實世界，天命認為，金庸、周潤發、林丹等人，則是名副其實擁有「世界級」八字，他們的影響力，不但在於同時時期的人，還將繼續流傳後世。

世界級是否必定是褒義詞呢？請閣下去想一想，若一個擁有「世界級」八字的人，天生心術不正，後果將會如何？他手中擁有這麼多「武器」，又能堅決頑固地把心中的「理念」執行到底——這將會是「世界級」的壞人！

回頭審視自己，天命的影響力呢，僅僅在於講授玄學課程的時候，面對眼前十幾名學生，在這個「小小世界」中呼風喚雨。我及不上「世界級」，至少能做個知足常樂、問心無愧的「細界級」呀！

生活 吳康民

麻將和橋牌

中國人的牌戲是「打麻將」，西方人的牌戲是打橋牌。這兩種牌戲我都會，因為不常打，所以不精。但我仍認為打麻將比打橋牌有趣得多。一百四十四張牌，變化無窮。而且各地各有規矩，可以耍出不少花樣。但我只能玩一種最普通最正規的牌戲。

但打麻將是「你死我活」的遊戲，如何扣下一張牌，令對方不得糊牌，便要花不少的心思。橋牌卻重在和對方合作，四個人成兩對，只有合作才能戰勝對方。由於麻將有一百四十四張牌，比橋牌只有五十二張，變化更為複雜，因而玩起來更多變化。變化多更增加趣味，這是麻將牌戲比橋牌戲更吸引人的地方。

打麻將和打橋牌都是牌戲，都需要四個人同玩。但如果同玩的是你的上司或需要討好的朋友，便有可能出現「鬆章」之舉。過去常有傳說某些幹部為了討好上司，在打牌戲中明知上司需要哪一張牌，便故意打出。

牌戲都是通過一系列置換和取捨拼出一個特定的組合取勝。但橋牌在策略取勝中還是需要合作。因為四個人分成兩組，「橋」的稱呼便是要搭橋與對方合作以取勝。麻將卻是不分兩組，而是各自為戰。總之，橋牌的遊戲合作策略佔有重要成分，麻將遊戲卻重在取得好牌的運氣，但也有賴於取捨某些打牌的技巧。麻將牌因有一百四十四張之多，因而變化多端，增加牌戲的趣味。

我曾說過，西方人發明橋牌，因為橋牌是兩對人的對弈，於是重視合作。東方人發明打麻將，是四個人之間的「你死我活」的鬥爭，這是單打獨鬥，表現東方人獨立作戰的精神。兩者都有其優缺點，不可一概而論。有人說，打麻將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，有的人比較浮躁，拿不到好牌便會發脾氣。其實任何人在賭博中都會反映出他的性格。但性格沉着，不動聲色，取勝的機會便會較大。

大學之思(下)

百家廊 雪樓

每年畢業典禮上，大學校長的致辭都會成為社會焦點。仔細體味，畢業致辭無論走哪種親民路線，都是回應社會的新期待，確切的說，是用更加嚴謹的治學和獨立的思想營造寬鬆的人文環境，包容多樣而個性的生命成才。宗璞筆下的明倫大學，畢業演講會上孟樾教授說道：「任何時候，我們要做的，最主要的就是盡倫盡責。盡倫就是作為國家民族的一分子所應該做到的；盡職就是你的職業要求你做到的。才有大小，運有好壞，而盡倫盡職是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去做的。」盡倫盡責，在今天就是勇於擔當，為國貢獻。

小說所寫，均為宗璞先生真實經歷。她的胞弟馮鍾達，當年是西南聯大機械系二年級學生，志願參加遠征軍，任翻譯官，他的經歷也成為宗璞的寫作依據。宗璞也曾故地重訪，「一九八八年，我獨自到騰沖去，想看看那裡的人和自然，沒有計劃到陌生人採訪，只是看看。人說宗璞代書中角色奔赴滇西。我去了國殤墓園，看見一眼望不到頭的中華兒女，正是這本書的主要創造者。他們的英靈在那裡流連。『驅寇寇半壁江山圖圖挑，掃狼煙滿地蕭索春回照，泱泱大國升地表。』《西尾》這幾句詞，正是我希望表現的一種整體精神，我似乎在騰沖的山水間看見了。」

這種整體精神，是什麼精神？往大了說，是民族富強的願景，從小處看，就是大學獨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神，還有知識分子恪守的堅韌、謙遜與底線。西南聯大的艱難歲月，映照當前大學的精神困境，我在沉思中尋覓精神的歸宿。北平淪陷，形勢逼近，呂清非老人在講讀《心經》中保持平靜，他教給孩子學拳、刻章，那一方「怒吼西風」，噴薄英武之氣，「幹什麼都要努力向前，不能後退」，毋寧說這是他留給後人的精神火種。南遷途中，遭遇險情，淪陷區唯一升起的中國國旗，又讓碧初在黑暗中看到光亮。

來到重慶，後轉至昆明，與昆明共存亡，八年顛簸流離，警報伴着磨難，孟樾教授一家卻苦中作樂，他們居於豬圈，孟教授堅持每天準點上課，藍花布、斜挎包、紅油傘，

白天上課，晚上著書，完成四十萬字的《中國史探》，「在心裡保存一點自蘇清溪綠的境界」是他不變的信仰；貨幣膨脹，經濟拮据，碧初接二連三變賣首飾，給小娃治病，為吃飯添補，還自製點心去擺攤，太太攤，「定勝糕」，即便這樣也不接受大姐二姐的接濟，被誤認為「三妹一家太嬌情，這幫教授讀進去的書比大炮還硬」。其實，這並非矯情，而是讀書人骨子裡獨守的一點清貧。我覺得，細節之處更是感人至深。大姐四十五歲生日，舉家前往賀壽，呂碧初為女兒帽沒有體面的衣服發愁，甚至決定不去。此時，錢經明教授的夫人送來幾件衣服，才救了場。離開北平後沒法燙衣服，碧初就把衣服晾在臘梅林的樹枝上，一下又一下抻平，不等全乾，再展一遍，穿上的衣服依然平平整整。平整的著裝，躍動着向上的心靈，彰顯出苦難中的尊嚴，讓人心生敬畏。孩子們光顧雷稀飯的小店，會順便去旁邊的書舖，「來看書的人大都是城裡的居民，他們對遷來的學校中人有一種敬意，就像湖台鎮居民一樣，總是對瑋瑋和峭笑，自謙地說，我們都是瞎看。」對讀書人特有的尊重，孕育着當地的民風。

生活就這樣繼續，碧初倒倒，以前的廚師柴發利經常送菜，嬸學會做飯，邊做飯邊背誦《弔古戰場》，小娃經常憶起方壺的螢火蟲，背後一片螢火蟲，吹一曲《蘇武牧羊》，釋放內心的鄉愁，奏出生命的強音。「我教育孩子們要不斷吹出新時調。新時調不是趨時，而是新的自己。無論怎樣的艱難、逃難、轟炸、疾病……我們都會戰勝自己，然後脫出一個新的自己。」瑋瑋更是懂得自嘲，屋頂的鐵皮被賣掉，維繫生活，她笑稱「以前兩點兒在鐵皮屋頂上發出叮叮聲音，宛如音樂，現在換了茅草屋頂，屋頂落泥便只有圖畫了。」

課堂上，教授們的樂觀精神也影響着每個年輕的學子，催奮着他們的不屈靈魂。江訪教授講《楚辭》，微闔雙目，有時把煙斗在桌上磕一磕，講到「身雖離兮心不懲」，這一句時，激昂起來，他起身到黑板寫字，長衫的下襬被椅上漏出的釘子撕破，現出裡面的舊棉袍。為了保護光譜儀中的光柵，莊齒

辰教授不顧敵機轟炸，他像一尊泥像，立在廢墟中，眼淚滑臉上的泥土衝開，衝出兩條小溝。他倒不了，因為半截身子埋在土中。當然，戰亂中不都是人性向善，也有不和諧的音調。比如，開除教授白禮文。「其實他很愛的古文字研究，如果真讓他放棄所學，他是決不肯的。」因為愛罵人、嗜好雲煙墨腿，有違校紀和師德，他最終被開除。「曲曲彎彎字，奇奇怪怪人，花萼出雲霞，妙境不可論。戰中有真意，明白自由身，芳誰能割捨，豈是白禮文？」孟樾教授賦詩，以表惋惜。

戰地醫院嚴穎書發現藥品與帳簿對不起賬，查查查查沒有頭緒。還是失憶的老戰幫了大忙，在恢復記憶中，腐敗一案水落石出：生活所迫，戰地醫院工作的陳大富把金雞納霜賣給黑市，給收養的幾個孤兒打牙祭，又與小陳串通，私吞帳簿，以此養活家人。小陳作案攢錢，不過是為長遠打算，從他的床下搜出金塊、玉器等，最終法庭對他們二人作出判刑。醫生哈察明，總把別人想得很壞，用今天的話說他就是「鍵盤手」。他發現澹台瑋是背部中彈，說說他在逃遁中受傷；看到丁昭醫生救治日本俘虜，夜裡下了手術台吃饅頭，便給他扣上「城府很深，表面積極，枵腹從公，背後加餐」的帽子……「各種的小插曲也點綴着醫院的緊張生活，好像在白色的底子上抹着各樣的顏色，繪出不同的圖畫來。」戰亂時期的版圖上，這些小插曲也為生活鑲了一道邊。

回到于艷茹抄襲案，以及層出不窮的學術造假亂象和誠信危機，我想，需要反思的不只是某個生命個體，更多的是大學肌體的「開膛破肚」與自我革新，重塑由內而外的精神信仰。無論是馮友蘭的自述，吳宓的日記，汪曾祺的散文，宗璞的小說，還是楊振寧、何炳棣、許淵沖的回憶錄，今日的重溫應視為靈魂的補鈣。「看關山路遠，難為那舊燕覓巢。看關山路遠，擋不住新程險峭。苦煎熬，爭民主譜出新時調。」大學之根，就在民族精神的傳承中，如永遠鮮活迸發的「野葫蘆的心」；大學之道，就在無數知識分子的堅守中，如這些匠心釀造的野葫蘆的一瓢汁液。作為後人，我們惟有懷揣敬畏，不忘初心，才能走遠。

翠袖 乾坤 查小欣

汪明荃屹立半世紀贏在認真

汪明荃(汪阿姐)在紅館舉行慶祝入行50周年演唱會，同時是慶祝70歲生日大日子，過百藝人來捧場祝賀，單是50和70這兩個數字，已夠震撼，能在圈中屹立50年，屆70歲之齡在紅館華麗登場，是多少藝人夢寐以求的境界。

汪阿姐在台上施展渾身解數，國語歌、首本名曲、戲曲、古典舞、現代舞，活力十足，全場為她歡呼喝彩，汪阿姐在圈中贏盡尊重，全因她的認真。她極度準時，不少藝人，尤其新人，知道要跟地合作都會感到很大壓力不敢遲到，其實不論任何行業，守時是應該的，此話題卻屢次成為娛樂版報道焦點。本來工作態度認真又準時的藝人則最喜歡跟她合作，因為進度一定爽。

汪阿姐做專訪，她會提早15分鐘，幸而我比她更先到，令她頗為驚訝。出席大型表演活動，未知現場佈景是怎樣，她會多帶幾件戰衣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一次因帶去的衣服跟佈景顏色差不多，視覺效果未達她的要求，她就趁採排小休的一小時，衝到名店去買一件她認為合適的。

平時一班女朋友晚飯聚會，純粹聯誼，汪阿姐也會打扮講究，搭配完美地現身，她說：「作為藝人，不論台上下台都要打扮得體，保持形象。」她試過臨時知道飯後要跟大夥兒一起去派對，現場有記者拍照，而身上的衣服已在中午一個活動上曝了光，給記者拍了照，她馬上趕在時裝店關門前買了最新款時裝，即買即着，保持新鮮感。

演唱會音樂總監趙增熹，爆汪阿姐在正式開鑼前三個月已開始練歌，是圈中罕見。他有所不知，汪阿姐演出粵劇會提早半年練習，其間還要應付繁重的公職，縱使累透，她仍堅持認真，所以多年來，傳媒訪問我，我最欣賞哪些藝人，多年來，汪阿姐必在三甲之內。



汪阿姐在台上施展渾身解數演出。

路地 湯禎兆

內在時鐘

看香港慈谷教育貼出陳穎慈談《內在時鐘》，極具啟發性。

「每天早上，孩子被鬧鐘吵醒，內在的時鐘卻仍在睡覺，可是外在的時鐘卻主宰了孩子的生活……我們本來就有完美的內在規律，可是我們卻常常說要幫孩子建立『良好的』、一式一規的規律……我想起小時候的自己，每天三魂唔見咗七魄咁樣返學，大量腦細胞因此被殺死。」

當然不是讓孩子亂用時間，而是要給他們空間建構自己的規律。我們的孩子因為父母雙職，所以很早送他們上學。全日班主要靠自律，比家裡依賴家備照顧更好，但當然有時間表規範。我們的共識是一定要早睡，孩子九時睡覺，翌日有時候六時，有時候七時起來。哥哥喜歡先拿車子玩一會，弟弟則喜歡先吃早餐。親人大約七時半來，和他們玩玩，一起完成早餐，然後才更衣，出門乘火車上學去。此規律希望可以一直維持，只要保持到早睡，便不用鬧鐘吵醒，太陽自會叫他們起來。

學校的時間表緊密，但參觀學校時，校長解釋對時間的編排概念，令我們十分欣賞。每天的活動模式其實天天也差不多，但小組活動時，組與組之間會響鐘提醒，但不會逼孩子立刻轉組。喜歡畫畫的可以畫久一點，

喜歡寫字的可以慢慢練習，響鐘只是示意可以調組，但鐘只會響四次，最後一次響後，便要去吃飯或午睡，所以畫畫若久了，最後可能少了時間寫字。校長表示希望給予孩子足夠的時間，但也要讓他們明白有時間觀念，自己要學懂怎樣分配。

讀《內在時鐘》這篇文章，我想起校長這個解釋，頗為對應。她提到K3時會多點規律，因為要讓孩子為小學作好準備。「心，就是我們的內在時鐘，其實我們只會喜歡的在事情上用心，其餘的都是生存的技法罷了。我們的心好像很少機會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件熱愛的事物，忘掉時間，忘記一切。」文末這句話提醒我們給孩子足夠的空間，去專注自己喜歡的事。

上星期朋友送了骨牌玩具給孩子，打開後原來是一堆可愛的熊貓，我本想教他們逐一排列，然後按一個下去便有排山倒海的骨牌效果。怎料孩子說，不要教他玩，我有自己的方法。結果哥哥把熊貓化成足球員，和弟弟玩了一小時。

在這個社會和教育制度之下，孩子只會愈來愈多規範，規範當然不是不好，但父母若能着意為孩子尋找自由，哪怕是規範以內，還是規範以外的，都可以讓他的內在時鐘有發揮的空間。

鵬情 趙鵬飛

倒在風中的樹

肆虐的颱風「天鴿」從香港掠過之後，交通尚未恢復，我好奇這場頗具傷害力颶風的威力，於是撐着一把小傘，沿着臨海的域多利道一路探看。

大約步行了七八公里，沿途所見倒塌橫在路上的大樹，多達十餘處。被強風折斷了枝幹的樹木，比比皆是。香港的消防員反應很及時，有樹木倒塌的地方都已經拉起了警戒線。行至趙苑，被其圍牆內一棵撲倒在外的樹木攔住了去路。

這棵樹長在高兩米左右的院牆之內，是從主枝部分生生被風吹斷。整個樹冠全部折斷倒在牆外，把一條路堵得嚴嚴實實。

車輛通行是不可能了，消防處已經用警戒線把附近路段暫時封了起來，幾個消防隊員全副武裝，用電鋸正快速清理龐大的殘枝。我打量了好一陣，發現貼着圍牆的地方，貓着腰勉強可以通過。於是撐開傘遮擋着枝葉，橫衝直撞穿了過去。

一路走來，我發現不管是整棵倒塌在地的樹，還是折斷枝幹耷掉半邊的樹，究其原因，一是根基太淺，或者樹大招風。連根拔起，一整棵歪倒在路邊的樹，大多是生長在石山上，土層淺，根系再發達也都是入土較淺的浮根。風大雨大的天氣，雨水先鬆酥了根上的浮土，大風再來回搖擺幾個回合，加之平常生長的位置有些旁逸斜出，倒在風中的幾率簡直就是百

分之百。

根基沒有問題，但枝極折斷，枝葉零落一地的樹，大多樹冠分枝四散，聚力力鬆散，平常看着也是枝繁葉茂遮天蔽日，高量級的一吹，眼見着枝離葉落，不堪一擊。不過，遭受颶風蹂躪傷痕累累的樹裡，沒有一棵是細葉榕。香港常見的細葉榕，可算是樹木裡面抗風能力最高的。同樣依靠山石上的一點浮土，卻生得穩固龐大，同樣樹蔭濃密，傘狀的樹冠伸向四方，卻很少因風而動，甚至枝幹折斷的也很少看到。

細葉榕，顧名思義，葉子細密小巧，又生得緊簇。細葉榕還有一種本事，枝幹上會再生大量不起眼的氣根，流蘇一樣，從枝幹上生發出來，像極了京劇老生裡的美髯公的長鬚。在南方有些城市，為了美觀，常常派園林工人對這些鬚根進行定期修剪。因為稍微給它些許生長的日子，這些鬚根般茂密生長的氣根就很快落了地，哪怕落在一堆石頭或是水泥地面上，它們也會使盡力氣讓根留住，並漸漸尋獲隙縫，扎穩根腳。之後，再迅速長成粗如手臂的枝幹，從旁分擔整棵樹的壓力。榕樹獨木成林就是由此而來。

我曾專門坐船去看過新會的小鳥天堂。所謂小鳥天堂，就是河中心的一塊沙洲上，偶然長出一棵細葉榕，歷經數百年自由生長，最終獨木成林，在河中央形成了一處蔭及萬餘平方米

的罕見自然景觀，並因此吸引了成千上萬種類繁多的鳥兒棲息於此。在香港的堅尼地城，也有一條很特別的路。特別之處就在於路的一側，全是高大的細葉榕，每一棵樹的根都裸露在地面上，牢牢包住所攀緣的石牆。看着粗壯擁擠的樹幹，便知道這些樹歷經了歲月抵禦了風雨。每次從這條路走過，都情不自禁會去撫摸樹根。在我的眼裡，這些細葉榕就是香港和香港人最為具象的化身。

香港本來就是南中國海上不起眼的一個島嶼。從小漁村起步，從不起眼的漁港開始，製造業，物流業，航運業，金融業，銷售業，旅遊業，一個一個龐大的產業，從這個土壤貧瘠的海島上生根發芽發展壯大，又在需要升級轉型的時候，及時蛻去舊殼，生發出新的增長極。一代一代香港人引以為豪又安身立命的香港精神，其實就是細葉榕的生長哲學：不相信根基之說，也不相信樹大招風的禁忌。倘若想在一場又一場接踵而至的颶風裡活下來，埋頭苦幹，尋機機遇，傾盡全力去付出，與不成交給命運。所以，在所有的香港傳奇裡，白手起家坐擁財富的人令人欽佩。衝出屋邨出人頭地的人，是最務實的偶像。不甘人後勇於孜孜不倦自我突破的個性，更是處處可見。

以一彈丸之地而數十年居於各類全球城市競爭力排行榜的前列，香港今日的成功，何嘗不是植物界蔚為大觀的另一座小鳥天堂呢。